

幻 想 小 說

魂  
遊  
記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U.D. 114406/2:1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



此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分售處

小說 (魂游記)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一角二分

編譯者

傲

骨

發行者

進

步書局

局

印刷所

文

上海明書局

局

發行所

文

上海棋盤街

局

發行所

中

上海拋球場

局

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中

華

書

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 魂游記提要

意人電學大家格恩姆能以靈魂  
出遊老母之摯愛兄弟之薄情志  
士之假面虛無黨之真目的著名  
偵探之僞伎倆一一從靈魂眼中  
看出意想奇幻得未曾有譯筆又  
典雅名貴摹寫盡致令人軒渠不  
置此與蔣景絨君之身外身同一  
筆墨黃華兩牘絳樹雙聲世有賞  
音當不河漢吾言

# 自序

天既生人。不當生世界。天生世界。即不當生人。世界無人。則完全。一片乾淨土。何致昏濁齷齪。漫天皆乖戾之氣哉。人無世界。則虛無縹緲。無所歆慕。無所希望。何致各蒙假面目。以謀其利欲之私哉。奈何世界有人。人復有此世界。而人遂失其爲人。世界亦不成爲世界矣。余年纔二十年耳。而對於世界之感情甚惡。父老責余朋友。規余。余不能改也。戊申之秋。葛君孟豪自巴黎返。將往北美。道出申江。聯牀作竟夕談。相得甚歡。而余之談。多憤時疾俗語。孟豪曰。子之言。何其與格恩梅相似也。法文小說有名魂游記者。爲意人格恩梅所著。嬉笑怒罵。抉世人之隱慝。盡表之於寸楮中。子

其。讀。之。余。故。不。知。法。文。乃。丐。孟。豪。爲。余。誦。且。講。余。以。筆。記。之。歷。半。月。而。畢。未。加。校。勘。而。孟。豪。已。挾。書。東。去。矣。噫。格。恩。梅。誠。余。之。知。己。哉。何。其。旨。之。多。與。余。意。相。似。也。世。果。有。格。恩。梅。其。人。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戊。申。十。月。傲。骨。誌。於。海。上。之。天。盪。

# 跋

王荆公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奸僞有誰知。此言可謂道盡千古作僞者之真相。雖然。子輿氏不云乎。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此則可以褫作僞者之魄矣。傲骨出示其新譯之魂游記。囑下一語。余觀書中所言其描摩社會情態。至矣。無以有加於其所言也。爰取荆公詩及子輿氏之言。與之。戊申冬日。甦民跋。

# 序

昔湯卿謀有言。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眼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予嘗誦此言。而善之。近歲以來。稍涉世故。見人間世一切。壽張爲幻之態。益復不可究詰。覺人類之中。竟無眞道德。既生此競爭生存之惡濁世界。卽不免嬰一切可悲可痛之惡感。觸卿謀所言。抑何不廣。予於三副眼淚外。別具兩副眼淚。一副哭地球。不與彗星衝突。竟爾燬滅。一副哭世界。生人生物。徒惹出許多惡感情。鬱此孤憤。無處發抒。嘗作一聯語曰。一恨地球不燬滅。願世界勿生生。擬書之齋壁。以當痛哭。適傲骨以所譯魂游記見。示讀之。覺其中所言句。

句。爲。予。肺。腑。中。語。不。禁。推。卷。歎。曰。傲。骨。其。知。道。矣。世。界。既。不。可。燬。  
滅。人。類。之。競。爭。生。存。亦。無。時。或。息。君。既。以。嘻。笑。怒。罵。之。筆。揭。此。假。  
面。目。予。又。何。庸。掬。此。無。情。之。淚。向。空。虛。灑。憂。東。海。之。枯。而。益。其。深。  
耶。於。是。爲。之。掩。淚。不。哭。匪。惟。不。哭。且。爲。之。大。笑。戊。申。仲。冬。負。生。潘。

葛孤序



# 魂游記

傲骨譯意

厭。世。主。義。創。之。者。誰。有。何。神。力。乃。使。我。崇。拜。之。遵。行。之。覺。大。千。世。界。各。種。人。所。抱。之。主。義。皆。愚。而。自。用。冥。冥。汝。汝。莫。究。其。極。無。如。此。推。闡。眞。理。完。美。無。缺。者。世。人。恒。以。厭。世。主。義。爲。社。會。之。蠹。謂。世。人。盡。持。此。義。則。世。界。將。無。人。類。故。目。抱。厭。世。主。義。者。爲。世。之。罪。人。余。亦。略。知。道。德。此。理。甯。有。未。明。乃。入。世。三。十。年。觸。我。目。入。我。耳。經。我。身。縈。我。之。腦。系。者。事。事。物。物。無。不。促。我。入。厭。世。之。範。圍。余。固。痛。惡。厭。世。主。義。者。而。己。之。入。於。厭。世。主。義。却。日。深。人。或。叩。我。以。厭。世。之。原。因。余。亦。不。自。知。也。

讀者毋謂我作此說以文過也。余可略述往日之歷史。以證明格恩梅者。前此固非厭世之人。

余嘗卒業於科思大學。科思大學者。北意著名之學校也。余肄業其中。刻苦勤勉。爲儕輩冠。遇難題疑解。亦嘗如支那之聖人。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師長。偶有褒辭。卽欣欣然。有得色。甚或喜而不寐。所作之課。稍有失當。則不豫者。終日扶頭蹙額。若重有憂者。竊嘗自負。欲有所發明。使格恩梅之名。與倍根奈端。瓦德卡。笛兒。諸科學大家相頡頏。聲譽隆然。與地球相終始。

大學既卒業後。頗欲以此身入政界。幼時游公園。見嘉富爾之銅像。巍巍高矗。砢然有動於中途。間見馬車飛駿。顯官危坐其中。心

輒。豔。羨。非。豔。羨。其。富。貴。利。祿。也。羨。其。大。權。在。握。平。日。抱。負。之。才。華。  
一。朝。可。實。行。無。礙。位。高。既。爲。衆。人。所。注。目。一。舉。一。動。即。可。動。全。國。  
之。傾。聽。或。且。震。撼。環。球。偶。有。片。長。即。可。傳。諸。不。朽。大。名。易。得。較。之。  
冀。門。圭。竇。中。有。才。莫。展。沒。世。而。名。不。稱。者。其。泰。否。眞。相。去。若。霄。壤。  
故。十。年。前。余。固。熱。心。於。政。治。常。以。功。成。名。立。爲。余。前。途。之。希。望。也。  
訥。爾。遜。有。言。曰。懼。非。吾。所。知。也。拿。破。崙。有。言。曰。難。字。我。不。知。作。何。  
解。此。二。語。昔。時。我。最。服。膺。曾。鐫。諸。兩。牙。章。佩。諸。胸。際。竊。念。當。此。炸。  
彈。世。界。惟。兵。爲。能。故。嘗。窮。年。究。軍。事。之。學。或。日。坐。斗。室。中。咄。咄。書。  
空。擘。畫。戰。陣。之。形。勢。甚。至。夜。夢。方。酣。狂。呼。而。起。繞。牀。摸。索。還。我。頭。  
顱。衆。人。羣。笑。余。爲。狂。余。却。欣。欣。自。得。常。欲。追。隨。于。訥。拿。之。後。爲。世。

界之偉人。

絮絮述個人之歷史。讀者得毋厭乎。請少安毋躁。余再述二事後。即當以生死自由之奇術。供諸君之一噓。

余性嗜演說。以爲欲開通民智。非演說不爲功。故常慷慨登臺。淚隨聲下。唇焦舌敝。喉膜破而血流。不知其苦也。吾鄉有救火會。余廁身其間。遇火警。輒奮勇當前。一日火起于鄰家樓下。梯已燬。樓上二孩狂呼求救。余乘長梯入。挾二孩以出。火着衣髮眉爲之燼。倉卒間斷一指焉。

諸君讀此。可知余爲熱心社會。勇於任事之人。今日得此奇術。抱厭世主義。而牢不可解者。非初意也。

余在科思大學也。入電學專科。於電學之關係人身者。研之頗切。試驗催眠術之成績。余常有所心得。出師傅之上。嘗著論謂電學發達之後。地球之上。將成爲神鬼之世界。其後讀佛家書。見有所謂靈魂者。死後則舍軀殼而行動自由。初時頗斥其謬。然以其說之怪誕。已存諸腦海。而不能去。自思果如佛家所言。則人死之後。其自由能較勝於生前。惟死後靈魂之樂趣。卒不得告之生人。使衆生明瞭。若後世有偉人焉。能使靈魂自由行動而已。操其生死之權。欲死即附靈魂以去。而遺其軀殼。欲生即驅其靈魂入軀殼。而人即復生。甯非人生之快事。當時不過發一無聊之妄想耳。後於某年七月之夜。兀坐書室。研究電學。忽有所觸。覺佛氏之言大。

可。見。諸。實。事。即。平。昔。之。理。想。欲。超。佛。氏。之。言。而。過。之。者。亦。不。難。達。其。目。的。于。是。窮。思。極。想。如。醉。如。呆。致。力。於。靈。魂。自。由。之。學。十。年。以。來。歷。盡。艱。危。焚。髮。者。十。有。二。次。斷。指。者。三。次。傷。皮。膚。者。百。八。十。有。六。次。傷。目。者。二。次。身。體。麻。木。不。仁。歷。七。日。而。始。復。原。者。四。次。生。死。之。間。不。容。毫。髮。者。七。次。遂。能。使。亘。古。未。有。不。可。思。議。之。奇。術。發。見。于。世。界。余。術。維。何。即。能。使。己。之。腦。系。諸。神。經。運。諸。軀。殼。之。外。化。爲。無。形。無。色。之。物。體。往。來。於。以。太。之。中。所。遺。之。軀。殼。竟。如。死。人。而。一。轉。念。間。仍。能。使。我。神。經。歸。諸。軀。殼。復。爲。普。通。之。生。人。此。怪。誕。之。物。體。往。來。於。以。太。中。爲。余。命。之。曰。化。身。試。驗。多。次。成。績。良。佳。遂。於。去。年。之。八。月。一。號。在。余。家。中。作。第。一。次。之。死。人。

八月一號。余之誕日也。余家人口殊鮮。老父早亡。母年六十餘。兄二皆有嫂矣。長曰潑雪斯。次曰兀魯真。余最稚。我母愛憐。少子待我爲獨厚。余二十八歲時。入交際社會。遇婁固侯爵之女。郎女郎。名劍霜。豪俠有丈夫氣。而桃腮杏靨。復秀麗多姿。兩情繾綣。將訂婚約。而女郎竟以病歿。其後余厭世日深。覺家人父子不過偶然之遇。合一剎那間。卽雲散風流。同歸於盡。何必紛紛擾擾。演出許多離合悲歡。惹起層層之煩惱。故至今不肯議婚。余兄弟之間。友愛甚篤。兀魯真長余二歲。少時同肄業於科思潑雪斯精法律業。律師晚亦宿於家。兄弟三人。性皆淡泊。社會中之交際。恒少。午四時後。輒團坐一室。促膝高談。笑聲震屋瓦。夜未央。未嘗入寢室。老

母聞之亦怡然愉快。常誇耀於人。謂吾家諸郎其天性之友愛。長而弗渝。老身常用以自慰。

時或談至生死事。輒愀然不樂。甚或泣下沾襟。嘗相謂。兄弟三人。願同死於一日。死當於笑談之頃。言論正歡。同時瞑目。乃不止有痛苦。若有所先後。則必肝腸迸裂。血竭淚枯。此時之慘痛。當不可言狀。言至此已嗚咽不成聲。一人亂以他語。則復歡笑如初。余幼時自校中歸。失路而誤至肥田街。肥田街。余姑母之家在焉。留余宿。余未歸家。明日以電話告二兄。二兄至。眼球盡赤。謂昨宵不見余。歸驚恐不能成寐。終夜痛哭。得電話喜若狂。急來此。一日。余病篤。瀕死者屢。潑雪斯終日。哭常踞母前。喃喃禱上帝。願減己壽。使



余不死。余家在鄉間。醫生來時已晚。欲配藥。至鎮市之火車已停。駛兀魯真騎馬而馳。往來三十里。月黑不能辨。南北陷蘆澤中。傷一足。血流及脛。仍馳驅至鎮。購藥而回。憊不能起者三日。後余病愈。兄弟復置酒相慶。歡愉莫可名狀。潑雪斯業律師所賃之事務。所忽火起。潑雪斯方晝寢。余大驚。冒火而入。挾之出。二人之衣袴盡焚。余嘗念兄弟如吾家者。環球能有幾人。得此亦人生之至樂。余父既早亡。家產皆母所主持。兄弟之間。於祖產皆互相推讓。不肯動分毫。卽己之歲入。亦不分爾我。或共置一處。任便取用。尙憶有某公司股票三千元。老母以其利息煩瑣。命我兄弟收之。兄弟皆推讓弗欲。後卒以潑雪斯業律師於股票事甚熟悉。乃以付之。

然所得之利息。潑雪斯仍置公產中。嗚呼。若吾兄弟者。可永無意見。參商爭奪財產之事矣。

余之誕辰。屆先數日。卽相聚謀誕日。所以快樂者。至期潑雪斯招幻術一班。兀魯真亦自演影戲。以祝余兼娛老母。演幻術者名攷思。技絕精。取一雛雞。操刀剖之。雞喔喔鳴。刀鋒所至。頸破血流。雞奄然斃。血滴於地。殷然作猩紅色。乃煮熱水。水沸。投雞於中。去其毛。毛積於地成堆。剖其腹。肝腸隨手出。一一洗潔之。其手法之敏捷。雖老於烹調者不能過。後以銀杏入雞腹。雜薑桂納于鍋。須臾雞熟。攷斯取而啖之。復以肉分饗客。正咀嚼有味間。攷思忽投骨於几。几下。噉然有聲。探手取之。原雞宛在。而迴視向所見之毛骨。

血。肉。皆。杳。然。無。跡。鍋。中。亦。止。清。水。一。加。倫。餘。無。他。物。

兀魯眞之電光戲。所演爲名士黎日非故事。名士善詩歌。好詼諧。賓客滿座。名士至。議論風生。闔座爲之捧腹。會座中有刁刻者。好以隱語刺人。聲價自高。目無餘子。名士乃百方揶揄之。使刁刻者隱衷畢露。窘極而遁。座客皆拍掌稱快。

斯時衆人肅無聲。戲畢則笑聲如雷。響震屋瓦。老母更眉飛色。舞力謂攷斯之雞。先藏於几。所殺者別有一雞。余嫂則謂自始至終。不過費時十八分。烹眞雞。無此易。演影戲。吾母益口講指畫。至刁刻者遁去時。則失聲大笑。謂名士受上帝之命。而驅此儉父。余本好奇見術者。微技片長。大受衆人之稱羨。乃起謂衆白諸兄！



老母！吾不才亦敬獻一技。視之視之。吾其斃言次。卽施吾術。挈我全體之神經。成我化身。而浮於以太之中。用我化身之視神經。聽神經。以覘察衆人之狀態。

余之化身。附于煤氣燈之上。見潑雪斯。回首向我。低聲曰。弟母然。今日誕辰。奈何作此不祥語。兀魯真曰。三弟好作此狀。已成習慣。老母則含笑而言曰。兒乎。拔蘭地在杯。速起飲。母作此惡態。令人驚死。後見余久不動。潑雪斯乃起而推我。觸我手。手冷于冰。撫我口鼻。呼吸已絕。大驚而呼衆人。乃環至余前。潑泣曰。弟危矣。衆人爭撫余躬。知余已斃。皆失色。老母則揮淚而前。面白于紙。頓足曰。兒乎。兒竟如是耶。失聲號泣。嫂勸慰之。老母之淚。仍如綫。下余事。

母甚孝。見母狀心大悲。不忍再以苦母。急欲驅化身入體。還我本來面目。忽聞兀魯真曰。三弟究何疾。速延醫察視。或有救。老母乃命僕延鄰近之醫庸無術。至復發電至鎮市。延有名之醫士。可回生來。余聞之好奇之心。又起。欲覘彼二醫之學力。對此不可思議之死人。作何解決。乃仍附化身於煤氣燈之上。須臾庸無術至。出各種之試驗器。診視畢。顰頤不能作一語。久之始囁嚅曰。是必中劇烈之毒。血液驟停。余大笑。化身之笑。人不能聞。繼復大怒。怒庸醫之誤人。無真學力。妄下斷語。平日庸醫過余。恒傾筐倒篋。歷歷述彼之成績。若意大利半島之上。更無他醫。優勝于彼。今若此。可見世上之事。凡百欺人。無絲毫實際。久之聞馬車聲。鱗鱗則可回。

生至矣。可回生年六十餘。鬚髮盡白。而精神矍鑠如少年。入門診視。余體自語曰。大奇。大奇。我行醫三十年。未遇如此病之離奇者。各種器官都無損壞。而各部之神經均失其功用。若腦系已空。無所有。是誠奇症。然呼吸已絕。不能救也。遂去。余之視神經送之出門。學佩其心力之淵博。

時天已晚。兩嫂勸吾母入寢室。有頃。兩兄亦各歸寢。而以僕斐律賓視余尸。斐律賓。余之愛僕也。性勤敏。余待之如兄弟。斐亦誓終身盡忠于余。余或有不豫。斐亦終日不食。余嘗戲與之言。謂我死之後。汝將何託。斐曰。願隨主人死耳。終不願更事他主。余于是厚待之。今者余死。命彼守余尸。意必觸目傷情。悲痛無已。余之化身。

乃附於其肩。觀其舉動。忽聞斐告其伴曰。格恩梅死。吾將失所。余大訝。蓋斐律賓事主忠謹。今乃直呼余名。甯非怪事。繼復聞斐曰。勤奴死。二主人尙無僕。明日吾將告之。願爲其僕。二主人性和厚。主母亦賢。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吾或因此而得所。若格恩梅者。喜怒不常。逆其性。輒怒罵。年長矣。又不娶。不知其終日在外作何勾當。秉性奇。余早知其不壽也。言畢。吸紙烟。與其伴笑語甚歡。余神經大震。化身幾自其肩墜。嗚呼。彼斐律賓者。向以忠愛自誓。余視之。若弟。余骨肉未寒。彼已直呼余名。且絮絮談余之短。斐奴乎。余誤養汝。汝眞人面而獸心者。雖然。彼奴隸耳。附勢趨炎。祇圖飽煖。不學無術。眞性已乖。固不足深怪之也。



余怒氣稍息。忽思及二兄。平時促膝言歡。片刻離卽不快。今見余撒手長逝。其哀痛當不可言狀。遙想吾兄者。此時必俯首掩泣。哭不可仰。低喚余名。而腦中盤旋。思余不已。余誠無狀。好爲游戲。累同胞苦惱。余心奚以自安。無已。余其往視吾兄。入彼室後。卽當附化身於吾兄之耳。告以余之未死。

乃運化身入潑雪斯之房。房已闔。以太所至。化身卽可自由運動。余隨以太自門隙入。見潑雪斯方支頤飲葡萄酒。笑容可掬。余大驚異。此何時乎。余尸在堂。潑雪斯乃閒暇。若此。嫂撫兄之背。低聲曰。母老而愚。格恩梅已死。何哭爲。余扶之入室。首伏於余臂。手幾爲之折。雞熟矣。味殊佳。若將食否。潑雪斯曰。可少俟。弟死。哭聲震

耳膜腦爲之昏。此時猶未大安。嫂曰：唯弟兒有函來，謂明日將返。潑雪斯曰：弟兒今歲且卒業，明年將留學於柏林，費不貲，余爲之躊躇久矣。家產悉爲母所持，母偏愛格恩梅，將來之遺囑，余與兀魯真所得必無幾。今格恩梅死矣，吾家之產，吾母必勻給我二人。余之歲入可大增，某處銀行之儲蓄，某鄉村之菜園，當皆爲我有。弟兒之學費，當可無慮。格恩梅死後，爾我益當善事老母，能使老母之愛格恩梅者，移以愛我，則他年之所得，或多於兀魯真。尤後來之幸福。

余意本來慰潑而潑之所言，乃若此。余不禁大悲。平日親熱之形狀，如在目前。以今日潑雪斯所現之心理，兩兩比較，真如隔世。余

平日每以潑雪斯爲仁慈之人。其賢過於兀魯真。今觀之。潑亦陰鷲者。嗚呼。余何不幸。乃有此兄。其時嫂捧鷄以進。潑雪斯舉杯。漫酌。意得甚。余不忍再觀。兀魯真乎。余平日謂兄不如潑雪斯。今乃知其謬。余之化身將來視兄。兄其少俟。遂運動化身而入兀魯真之寢室。

兀魯真方坐於安樂椅。閱小說。口銜雪茄。嫂坐其旁。嫂曰。聞之母言。將以格恩梅應得之產。捐助於克羅禮拜堂。爲格恩梅求冥福。兀魯真曰。毋殊。愚平日視格恩梅如至寶。一若我與雪潑斯非己子。今格恩梅死矣。又作此無謂之舉。動人死體。既朽。敗魂亦飄散。天堂地獄。豈真有其地。我今年歲入大減。老母乃無以與我格恩。

梅死矣。猶思爲之求福。老母之待兒輩。軒輊殊甚。言畢歸寢。余化身方出其門。兀魯眞之鼾聲已大作矣。

余斯時大澈悟。覺世上之人無一不以假面目相示。一身之外了無關係。故對於二兄之狀態。反處之泰然。不以爲異。雖然老母之愛我。則出於至誠。今日不知其若何痛苦。頃見二兄之情狀。復疑老母之慈愛。亦出於僞。遂亟運化身見母。

至室中。見一燈如豆。黯淡無光。母奄臥於床。吞聲飲泣。枕衣盡濕。忽張目大呼。高聲問吾兒何在。復舉手作抱持狀。曰兒乎。兒竟歸歟。言已俯視其手。空無所有。復大哭。繼又起立。抽電鈴喚斐律賓。命其善視余尸。

嗚呼諸君世間眞愛余者惟父母夜深歸寢猶如醉如狂念余不置其他如親愛之骨肉知己之好友往來之親戚鄰近之鄉里實皆與我身無絲毫之關係諸君乎余爲過來之人世情之真相畧殆盡今以告諸大衆願大衆無忘父母之恩須知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天之高地之厚莫與比焉試思余之家人平日之待我皆與吾母無異今我一朝化去則痛我者惟吾母哭我者惟吾母他人寧有一滴眞淚

余此時之悲楚不能自持余之化身搖搖欲墜乃附於吾母之耳告之曰母母苦兒未死也化身之發聲至微母又不能聞乃分我一部之神經入母耳附於母之耳膜復告於母母驚喜躍起狂呼

曰。格恩梅兒乎。兒何在。余復言曰。兒未死。惟挈我神經化身於外。今附於母之耳膜。母曰。然乎。兒母誑我。余此時之神經至忙。迫一部分附於母之耳膜。而聽神經却置於耳外。以聽吾母之發言。聞母言後。聽神經卽長馳入耳。報告於附於耳膜之神經。言畢復馳出。當時余謂母曰。明晨兒將復生。母啓戶以出。卽能見格恩梅之狀態。活潑甚於昔時。母曰。兒乎。兒盍卽時復生。以慰余。余曰。母母恐。余將以化身視我至友。明晨必可以笑容見母也。乃出耳膜。與耳外者合而爲一。竊窺母面。見兩頰之淚痕猶濕而已。露笑容。將合眼臥于枕。忽又躍起曰。兒果能返乎。余夢耳。余復入耳。告之母。乃稍安。伏枕而臥。然猶輾轉不成寐。

余之友名夸魯斯者。少時同學於科思。既卒業。被選爲下議院議員。頭角崢嶸。好談時事。激昂慷慨。口似懸河。儕輩皆倚重之。余性落落寡合。所友本不多。夸魯斯既爲余同學。少相狎。長亦相得。其居又近。故常相往來。惟夸魯斯好動。而余好靜耳。然十年以前。余之動正甚於彼也。

奧與意世仇不解。梅特涅『意大利祇地理上一名詞而已』之一語。意人深印於腦。見奧人輒怒。皆欲裂。忿不可制。分伊新 Venice 者。意國著名之海口也。地當衝要。貿易甚盛。十字軍東征之時。輸運糧糗。皆以此地爲機關。迨蘇彝士運河既通。分伊斯之商務復盛。一日奧艦至。意之工人。爭先上艦攬運貨。奧艦之水手阻之。誤

推一人入水。風濤怒激。其人已隨波臣。出地中海而去。久撈不得。尸。意之工人。大忿。訴於官。要求奧艦。交水手上岸。抵罪。奧艦不許。意官爭之力。奧艦竟揚帆去。聲言其事。可與彼國之駐意公使了之。歷久不得解決。意之工人。乃創議排斥奧貨。不購奧產之品。不運奧來之物。上流社會。人夙不滿意於奧。至是亦竭力贊成之。且扶助其勢力。隨地演說。勸人排斥奧貨。夸魯斯本好事者。對於此舉。尤熱心。逢會必到。到必演說。說必痛哭。聽者亦相繼淚下。夸魯斯之名。因之大噪。余則頗以此舉爲非。蓋優勝劣敗。天演公理。爲排斥外貨。計當先使本國有良好之品物。優勝於外來者。乃可倡議排斥之。不然則拒甲國之貨。而乙國之貨大進。何異於拒狼而



揖虎且人之好惡互有不同物之精粗各求適用強欲使人惡其所好好其所惡事烏有濟侵人自由亦野蠻之甚余之化身出家門而行於路電光照耀如白晝石街光滑淨無纖塵路旁一童子持印刷物分送行人余諦視之則明日亞的公園開會之傳單也噫其又爲排斥輿貨事乎排斥輿貨之會夸魯斯不與渠今夜又將蹀躞室中夜不成寐預備一番雄辯矣

余方至夸氏之門門適呀然啓見一人自內出外披黑色之大衣帽壓於眉眉以上不得見窺其舉動行走頗似夸魯斯乃附化身於其肩仰視之果夸也夸忽忽出門過大街旋折入小巷巷無電燈煤氣燈閃爍成黑霧夸魯斯入一小肆肆乃販輿貨者余此時

深佩夸之熱忱。深夜入黑巷。污穢之小肆。亦屑投足於中。其將諄諄苦勸使之勿售奧貨乎。此人之排斥奧貨。真不遺餘力。詎知夸魯斯入肆之後。並不開言。却開囊出紙鈔。投櫃上。購恩斯克酒二瓶。恩斯克奧之佳釀也。又購堪思布數丈。及維也納製造之信封。筆墨數事。納于皮包。余益莫明其妙。夸魯斯者。排斥奧貨之人也。見人購奧貨。輒痛詈之。今乃深夜來。此形如鬼蜮。徘徊深巷。不欲人知。慷慨解囊。購奧貨而去。事跡離奇。令人難解。

余正窮思。夸魯斯已至其家。余化身亦隨之而入。夸魯斯入其書房。置皮包于一旁。去其帽。面有驚惶之色。良久乃坦然坐於書案。啟文具。奮筆疾書。大似春蠶之食葉。余視之。乃明日演說于亞的

公。園。之。稿。也。語。至。沉。痛。令。人。酸。鼻。嗚。呼。斯。人。誠。怪。物。已。方。購。輿。貨。歸。卽。艸。演。說。稿。勸。人。排。斥。輿。貨。彼。所。購。之。貨。不。知。有。何。妙。用。夸。魯。斯。書。畢。反。覆。吟。誦。旋。亦。納。于。皮。包。坐。于。牀。將。就。寢。忽。復。至。案。旁。出。其。秘。密。之。鑰。啓。案。之。屨。屨。啓。取。一。盂。出。盂。盛。橙。黃。色。之。水。水。有。辣。味。大。約。爲。茄。辣。之。汁。夸。魯。斯。探。囊。出。一。巾。置。于。盂。浸。漬。久。巾。盡。濕。復。置。之。火。爐。之。上。俟。其。燥。旣。燥。復。納。于。囊。余。不。解。醫。不。知。夸。用。何。藥。汁。洒。之。于。巾。醫。治。何。疾。意。甚。無。聊。思。欲。入。耳。與。夸。魯。斯。談。片。刻。而。夸。魯。斯。已。入。夢。鄉。

癡。光。煮。雞。鄰。雞。再。唱。余。不。忍。負。老。母。之。約。急。運。化。身。返。家。家。人。已。赴。者。出。學。視。余。余。仍。僵。臥。老。母。復。大。哭。余。乃。急。驅。化。身。入。驅。殼。

發聲曰母乎兒今生矣余本無疾欠伸而起母之哭聲與笑聲雜起驚喜不可言狀斐律賓見余起急來扶余喃喃自語曰上帝乎福吾主故使余聞余心惡之後思世人盡如此遂不言斐律賓復謂余曰主乎主病新愈當節勞勿遽起復謂吾母曰吾主待人寬厚奴知其不當早死使主果死者上帝之賞罰將何以示其公平奴無狀昨日嗷嗷怨上帝謂上帝待吾家太酷今乃知其謬使主不復生奴俟主人葬後卽當投身廟宇作僧侶以終吾天年母曰今如爾願矣

言頃二兄狂奔而至潑雪斯捧余首兀魯真執余臂兀魯真謂我曰弟何忍乎舍我而去令我悲啼終夜目不交睫心欲碎者屢矣

弟○今○愈○誠○吾○家○之○幸○福○言○畢○手○舞○足○蹈○歡○躍○不○已○潑○雪○斯○則○呼○僕○置○酒○復○命○斐○律○賓○招○攷○思○來○更○演○幻○術○又○回○首○謂○母○曰○敬○爲○母○壽○母○之○福○吾○家○之○幸○弟○乃○復○生○余○瞭○然○於○心○急○止○之○曰○余○病○初○愈○酒○易○傷○腦○不○欲○飲○幻○術○喧○雜○殊○甚○請○飭○斐○律○賓○無○往○潑○雪○斯○乃○止○之○且○曰○略○俟○數○日○再○當○爲○弟○賀○喜○時○二○兄○執○余○左○右○手○嫂○立○側○殷○勤○問○余○曰○弟○果○何○疾○令○人○驚○死○余○曰○余○亦○不○知○大○約○腦○受○劇○烈○之○刺○激○驟○然○昏○斃○耳○余○本○痛○惡○誑○語○然○昨○宵○之○情○形○瞭○然○於○胸○欲○求○直○言○而○不○得○

履○聲○閣○閣○第○兒○歸○矣○第○兒○者○潑○雪○斯○之○子○余○之○姪○也○潑○雪○斯○見○之○眉○爲○一○蹙○若○甚○失○意○者○須○臾○卽○復○其○狀○態○謂○第○曰○第○兒○吾○家○有○大○

喜事三叔死而復生我無暇言其詳少頃汝母可爲汝言之汝今當爲祖母及三叔道喜余撫弟兒之頭曰弟兒乎汝甚勤學明年余將送汝往柏林留學弟兒曰唯後又向余道喜余笑受之

化身初入驅殼又多受意外之感觸晨餐既畢抑鬱不舒思散步於公園以舒暢我血脈忽憶及昨夜之傳單乃駕自由車入亞的公園沿途人聲雜沓聯袂成雲馬水車龍風馳電掣齊向亞的園而去園中芳草如茵綠陰滿地排斥輿貨之會開於公園之大廳廳可容三千人警務署派警察來監視恐有暴動也公園之大自鳴鐘針指九時鈴聲玲瓏衆人入座鴉雀無聲無數之眼光盡生於寅說臺之一點演說者相繼上大都慷慨陳言聲淚俱下逾



時萬頭攢動。拍手歡迎。則大雄辯家。夸魯斯登臺矣。

夸魯斯之言曰。今有人焉。詈我非人。我其怒乎。曰。怒怒。蓋余人也。詈余爲非人。則無論何種刻語。均無重於此者矣。奧人之詈余國曰。意大利。地理上之名詞耳。烏足云國。直詈余國爲非國矣。詈余國爲非國。卽詈我全國之人爲非人。嗚呼。意大利之同胞乎。誰無血氣。聞此言而不興。直冷血動物耳。(衆人鼓掌)今也。余之同胞。且被殺矣。而殺者。逍遙法外。歷久不得解決。依此例。則意人之生命。皆懸於奧人之手。使今日。余出奧人。俟余於門。抽刃殺我。我亦無術以禦之。嗚呼。人生至此。猶可謂人乎。其生命之價值。等於牛。等於馬耳。且將不若牛馬而等於螻蟻。(衆人鼓掌)



言至此。夸魯斯更作悲涼之聲。曰：吾心碎矣。肝腸寸裂。余欲無言。遂探囊出巾拭眼。淚即自眼眶出。斷續如散珠。淚出以巾拭之。淚尤多。聲亦暫至于嗚咽。座客均爲之感動。淚紛紛下。滿堂大哭。聲如怒潮。而富於強制之力者。亦竊竊私語。謂夸魯斯之演說懇切。果逾於衆。真不愧大雄辯家之名。余至此乃恍然。昨宵夸魯斯染黃汁于巾。蓋有此妙用。

哭聲稍止。夸魯斯復接續其語曰：排斥奧貨之說。創之久矣。此舉政府不可以干涉。兵力無從而壓制。人人有天賦之主權。努力行之。奧人受一分傷失。即報我一分之仇怨。諸君勉之。（衆人鼓掌）奧貨精良。余夙喜服用之。家中猶存有恩斯克酒二瓶。堪思布二

丈。輿。製。之。信。封。筆。墨。數。事。今。燬。於。大。衆。之。前。事。貴。實。行。請。自。我。始。  
言。次。啟。啓。包。取。酒。瓶。出。碎。於。階。鏗。然。有。聲。（衆。人。鼓。掌。）復。取。堪。思。  
布。片。片。裂。之。投。於。火。焚。盡。始。已。筆。則。折。其。梗。墨。則。傾。其。汁。信。封。則。  
撕。碎。片。片。作。蝴。蝶。飛。（衆。人。鼓。掌。）

斯。時。夸。魯。斯。之。容。怒。不。可。遏。一。種。英。毅。堅。擊。之。氣。盎。然。於。面。而。座。  
客。則。鼓。掌。如。雷。熱。心。愛。國。熱。心。愛。國。之。聲。紛。起。於。左。右。夸。魯。斯。  
復。述。數。語。遂。下。檯。余。始。知。夸。魯。斯。深。夜。購。輿。貨。蓋。爲。此。耳。會。散。明。  
日。報。紙。喧。騰。夸。魯。斯。之。榮。譽。益。洋。洋。於。人。口。嗚。呼。古。今。來。聖。賢。仙。  
佛。英。雄。豪。傑。大。名。鼎鼎。歷。千。古。而。不。朽。者。亦。夸。魯。斯。之。類。耳。余。本。  
好。名。者。至。此。亦。置。聲。名。於。不。顧。矣。

寒風料峭。轉瞬冬來。第兒已卒業。余夙鄙金錢。以爲金錢者爲世間最無用之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與我軀殼亦不相聯屬。瞑目而辭此世界。則此纍纍之金錢。不知復徙轉何處。何必竭精殫慮。多方羅致之。且金銀之生也。初無異於頑鐵石塊。世人尊貴之。而金銀之價值。乃大增。使世界復歸於古。仍以貝殼爲交易之機關。則此金錢者。正與貝殼等耳。老母愛余。意中常欲多與我產。余實無關於心。潑雪斯乃以此不滿於我。至爲第兒之學費。躊躇不能成寐。余未成室。歲入恒有盈餘。曷勿慨然解囊。送第兒至柏林。留學。何損於我。而潑雪斯或因之愜意。且可借此出游。覘彼國人之性情風俗。或此世界者。尙有一種真實之人。可挽回余之厭世主。

義。於。是。告。之。母。母。見。我。終。年。鬱。鬱。在。家。非。所。宜。乃。許。我。出。行。告。之。我。兄。兀。魯。真。不。置。可。否。潑。雪。斯。則。謂。弟。兒。留。學。爲。彼。應。盡。之。責。任。不。欲。費。余。貲。余。則。謂。兄。弟。間。財。產。可。不。分。爾。我。且。余。長。德。文。以。余。至。柏。林。爲。便。潑。雪。斯。推。却。久。始。允。我。請。於。是。定。二。月。三。號。爲。出。行。之。期。

至。期。余。挈。弟。兒。乘。火。車。行。火。車。發。於。米。蘭。逾。瑞。士。高。原。循。來。因。河。而。北。鐵。路。多。隧。道。沿。途。萬。山。環。繞。羣。峯。矗。天。冰。雪。之。水。紛。注。山。谷。有。時。大。雪。球。從。高。下。溜。傾。木。崩。岩。或。至。壓。廬。舍。一。入。德。境。則。峯。映。白。雪。湖。泛。綠。波。田。圃。村。莊。縱。橫。繡。錯。街。市。清。華。工。商。並。盛。車。疾。駛。如。飛。鳥。忽。聞。人。聲。喧。蹙。車。截。然。止。則。已。至。柏。林。

德爲新造之邦。立國不及五十年而已。躋爲歐洲六強之一。論者謂日耳曼種族。方興未艾。自茲以往。或竟爲環球第一強國。亦未可料。其人民之性質。舉動。當必異於常人。吾乃於種種方面。覘察各社會之狀態。

德之陸軍。爲世界冠。當普敗於法之時。普魯士幾不能成國。其後毛奇將軍。與俾思麥相等。實力訓練。行通國皆兵之制。其時民亦以兵爲畏途。甚至有自傷其肢體。而求免於兵役者。後經僧侶造一種神活。謂軍人戰死沙場。則上帝使天上仙娥。奏樂以迎其魂魄。德人固富於情者。不免醉心於仙姬之艷美。而漸以軍士爲榮。自此軍人之身價。日增。遂釀成一種之風俗。卽不得陸軍之職官。

女子不肯以爲妻。上流社會人，不肯與之友也。其實一班貴族顯爵，亦時斥軍人爲粗厲之人，而鄙視之。爲軍人者，爲一生幸福計，勢不得不出於此途。充數年兵役，經數番戰爭，博有微名，卽得美好之妻子，無上之榮譽，當其充兵役之年，亦未始不深望國家無戰禍，以懸命於鋒鏑之間。豈真以男兒戰死沙場，爲最後之希望哉！不幸而有戰禍，出入於鎗林礮雨之中，求敵人之首級，亦緣戰敗而歸，爲社會所唾棄。人生種種之樂趣，卽不得享受，不如以戰死沙場，爲得計。使一旦功名遂，則亦廣置田園，擁嬌妻幼子，享人生之幸福，決不肯再赴戰場，以馬革裹屍爲樂事也。國家之待退役兵士，俸給甚薄，恒困苦不能自存，而流爲竊盜，當國家用兵。

之時待之甚優。一經退役。即不顧其凍餒。所謂軍人之尊貴者。亦欺人之談耳。至於元日懸旗共祈戰死。亦出於好名。故示人以勇耳。由此觀之。則德國陸軍之強盛。亦由於各遂其私也。

德政府深望人口之繁殖。以膨脹日耳曼種族之勢力。故設有秘密之私生院。未嫁之女。有孕。許其入院產兒。而隱瞞其父母。故女子之私產。常有恃而無恐。政府蓋徒望其人口之增殖。初未顧及廉恥也。然德人之俗。生體弱之兒。輒扼殺之。政府未嘗干涉。此亦不可解者也。

余之來德。蓋知德邦之科學精深。超邁于衆。欲交其士大夫。以切磋余學問。或使余之奇術。更有靈妙不測之進步。然德之學者。大

都私其所得。欲博取微名。不肯以絲毫示人。余亦不之強。余既送弟兒入校。悵悵無所之。不得已更作第二回之試驗。

試驗之夕。入晚卽臥。預戒主人勿來我室。滅電燈。運我化身出外。隨風所至。墜於一民家之屋上。旋入一室。見一老人兀坐其中。老人方憑案作書。窺其意。知爲上文部省書勸學界人。戒酒者也。措詞極懇切。大約謂積少成多。并全國人一日飲酒之貲。卽可造一兵艦。書畢。洋洋有得色。門啟。一人自外入。謂老人曰。稿已畢乎。老人曰。畢矣。子亦願列名否。其人曰。願附驥尾。然自吾觀之。此事祇能備一說。決難見諸實行。老人曰。吾不遑顧及此。但得此書至文部省。登載于各報。足增吾儕之名譽。此事便了。天下事欲事事計。



其結果必無一事可爲其人。遂出老人。乃去其外衣。衣甚樸實。裏衣則極華美。皆巴黎之新製。輕且煖。非富貴家不御此也。老人垂頭思久。乃檢其外衣。強裂其縫。復以剪破其襟。繼復以綫縫之。出爾反爾。其狀大怪。余以爲此老人者。非白痴。卽有神經病者耳。時時計已鳴三下。老人乃就寢。余之化身。乃四窺屋內之陳設。見屋中所有大半爲教育家所用之物。壁上黏有授課時間表。若修身教員而兼授歷史者。余更大疑。以爲德國教育至發達。乃有此白癡之教員。眞不可解。復登于案。細讀上文部省之書。鄰鷄喔喔。鳴不覺天曉。老人欠伸起。盥洗畢。忽忽持皮包而行。余之化身隨之。老人乘馬車行二里許。忽命車止。下車行里許。入一學校。窺其

門○則○某○某○貧○民○小○學○也○老○人○入○學○生○肅○立○致○敬○老○人○曰○諸○生○乎○愈○歷○練○則○精○神○愈○旺○此○言○良○非○虛○誣○余○晨○自○家○來○行○三○里○許○曉○露○未○乾○寒○風○如○剪○初○頗○畏○寒○行○至○里○許○體○溫○之○熱○度○漸○增○迨○至○校○則○汗○出○如○漿○矣○又○以○巾○拍○去○其○靴○上○之○塵○若○故○示○其○勞○頓○者○此○時○老○人○之○狀○態○儼○然○一○老○教○育○家○也○旋○入○膳○堂○早○餐○未○幾○鈴○聲○噹○噹○蓋○上○課○矣○老○人○上○修○身○課○學○生○行○禮○畢○老○人○於○黑○板○上○書○一○儉○字○旋○講○明○其○意○義○曰○諸○生○乎○惡○衣○惡○食○學○者○不○恥○人○固○惡○也○衣○食○縱○華○美○不○能○目○之○爲○善○人○固○善○也○衣○食○縱○寒○素○人○終○欽○敬○之○吾○人○處○於○世○界○生○計○大○不○易○諸○生○當○注○意○於○勤○儉○即○他○日○饒○有○資○財○亦○當○爲○社○會○謀○公○益○不○可○妄○自○費○用○旋○指○己○身○曰○諸○生○視○之○我○之○外○衣○破

且惡縫補者屢矣。余亦不以爲惡。余衣甚薄。亦不覺其寒。可知儉之一字。實力做去。無甚難也。今世俗之人。每不謀公益。馳心於聲色之間。或入戲園。或游妓院。甚者且賭博。若而人者。爲世界之蠹。直犬彘之。不如爲國家計。則竟望此輩人。早就死亡。以免爲國家之害。諸生乎。此可爲痛哭者也。旅復暢所欲言於妓院。戲園。賭博之害。淋漓盡致。令人驚復令人笑。此時學生大感動。視線盡注於講壇。余亦深佩老人之教授。適合於世俗狀態。

老人既下課。門者報某伯爵至。老人聞報。殊忙甚。即時布告學生。謂某伯爵若入課堂。諸生當起立行敬禮。乃出迎伯爵。謂伯爵曰。伯爵安否。敝校何幸。今日蒙伯爵光臨。伯爵曰。先生好。先生熱心。

辦學爲貧民造福地方人甚感先生盛德老人曰伯爵謬獎此亦應盡之義務年來竭力支撐經費終難繼耳伯爵曰誠然余早知之先生古樸不如少年浮躁者徒事虛聲聞先生出必步行衣且百結老夫誠佩熱誠老人曰託伯爵庇賤軀頑健安步當車尙不覺疲憊衣服則夙性不喜華美年來支持此校更無暇及此若此外衣縫補者亦屢矣當貧民小學之教員以身作則即有餘錢亦不宜服豔麗衣啓學生以奢華之漸伯爵曰誠然誠然老人復從容進曰前日所呈之捐冊伯爵曾否賞覽言談之頃老人容至靜肅如對上帝目下視身危坐如木偶伯爵曰見之見之薄資不足挂齒聊以備學生獎品而已探囊出馬克百授與老人老人脫帽

爲禮曰敬爲敝校全體學生謝伯爵厚惠伯爵去老人入內衆學生聚問老人伯爵來何事老人曰伯爵來謂欲送二學生入校雖然學生日多經費無着良可憂耳

余化身此時樂甚覺老人一身之變化百出不窮如觀名優之戲劇時學堂已午膳食畢老人忽忽告他教員曰余將赴教育大會遂出門去余之化身隨之老人步行里許乃乘馬車余始知舍車而步徒步而車者乃老人之慣例馬車直抵銷金巷老人乃啓窗出余初來柏林欲觀沿途風景故化身附於御者之肩斯時老人啓窗出則見其所服御已非出校時之裝束余大駭異噫老人果何物乎時而爲白痴時而作教員時而作儉樸之人時而呈足恭

之態。今又變其服飾。彼老人者。豈又爲偵探家歟。不然。車內易裝。常人當無此駭人之舉動。竊視其手內之皮包。似已啓用。大約易下之衣。納於此矣。讀者諸君。欲覩老人斯時之形色乎。吾之筆願爲諸君告。

老人冠華美之冠。式爲巴黎之新製。披綠色薄呢之外。褂袖口燦然。繫以金鈕。金鋼鑽之別針。光閃爍於頸際。黃金之時計。插於胸袋。靴亦潔淨無塵。瑞士式之金絲晶鏡。掛於鼻口。銜合衆國昂值之雪茄。海馬牙之煙斗。亦鑲以金。左顧右盼。翩翩一少年也。仔細觀之。大約爲三十餘歲人耳。烏足云。老往時見其服飾。樸陋顏色。蒼老。謂其年已逾五十。故呼之爲老人。今乃知其誤耳。然老人易

服以後實不類於昔時使余非隨其馬車至者亦不能確信其前後爲一人甚矣裝飾華美可駐童顏洵非虛語

老人之來也謂赴教育大會銷金巷者殆教育會所在歟然教育家不事繁華老人之裝束乃豔麗若此豈習俗移人教育家亦染重表面輕道德之風氣老人入巷至一家門首門虛掩推門入則屋殊窄隘窺其堂奧至多不過容數十人居豈柏林大都之教育會乃簡陋若此或者因繁華之鄉磅金寸地華廈不易得耶及窺其屋中之陳式則花香襲人鏡光眩目金碧輝煌華麗無匹彷彿爲貴婦人之居正猜度間珠簾啓處鶯聲啾啾果有嫵娜之佳人慢步而出酥胸半露粉頸微彎蜂腰蓮步杏靨桃腮一種沁鼻之

芬芳醉人之軟語與之俱至老人脫帽爲禮余思德之教育誠大發達矣女教不昌國無以立今德之教育會男女並得爲會員料想聚話一堂之候必有驚人之議論也

斯時老人之形容大愉快脅肩而笑眼細於絲美人亦莞爾而笑謂老人曰盍入我室老人聞之如獲上帝之命令急起立挾帽隨美人之後入一室余之化身隨之意謂此二人者當入會員休憩之所耳及舉簾而進則室中之裝飾如王侯家余益羨德人之有公德一公共之休憩室耳裝飾猶如是之華美若昨宵所見老人之家百不能迨其一也文明人之程度高經營公共之地常勝于私產信然信然



放目四觀見牙牀錦被精美無倫又酷類婦人之臥室明窗淨几芳澤襲人凡婦女修飾之具咸備粉漬脂痕約略可辨余益信德之文明能輕男重女尊重國民之母一教育會也女會員之休憩室獨若是周到旋見老人探囊出馬克百授之美人美人笑而領受余竊視之則卽伯爵之學堂捐款原封尙未啓也余斯時乃知此美人者爲教育會駐會之會計員故有特設之臥室前所思者妄耳女子之腦質靜細銀行多用以司出入教育會之有女會計亦本此意歟然老人一人之會費馬克凡百費殊太巨有頃美人視時計謂老人曰吾儕當赴約余途中尙需購零物時當稍裕也余乃恍然自悟曰斯時二人當赴會所矣若此地大約爲會中別

設○之○事○務○所○焉○

二○人○携○手○出○馬○車○已○駕○于○門○豁○喇○一○鞭○卽○馳○向○長○街○而○去○余○之○化○身○仍○附○于○御○者○之○肩○沿○途○美○人○屢○命○停○車○至○肆○中○購○香○水○手○帕○鈕○扣○等○物○皆○取○時○式○而○昂○價○者○復○至○酒○樓○晚○膳○二○人○皆○狂○飲○余○心○復○滋○疑○彼○酒○者○教○育○家○所○痛○惡○者○也○老○人○昨○宵○上○文○部○省○之○書○極○言○其○害○今○乃○狂○飲○何○行○不○顧○言○耶○然○德○以○酒○國○稱○于○世○界○國○人○鮮○有○不○飲○者○老○人○亦○隨○俗○耳○饑○既○罷○二○人○復○上○馬○車○飛○馳○而○去○止○于○宏○敞○之○院○前○危○樓○千○仞○門○前○之○車○馬○絡○繹○不○絕○迨○入○門○則○音○樂○迭○奏○臺○上○方○袍○笏○登○場○扮○演○古○劇○余○至○是○更○五○體○投○地○頌○德○之○文○明○不○置○昔○嘗○游○于○支○那○見○各○種○之○會○初○起○時○蓬○蓬○勃○勃○儀○容○甚○盛○繼○則○

逐○漸○衰○落○會○員○之○到○會○者○恆○寥○落○若○晨○星○從○未○有○逐○年○發○達○會○員○  
常○樂○於○到○會○者○推○其○故○咸○謂○其○會○場○之○規○則○太○嚴○肅○會○員○到○會○危○  
坐○以○聽○無○聊○之○演○說○繁○雜○之○議○案○不○得○自○由○無○所○快○樂○故○視○會○場○  
爲○畏○途○今○德○人○之○教○育○會○有○戲○劇○以○娛○賓○研○究○會○員○之○心○理○誠○周○  
且○至○美○矣○備○矣○德○國○各○種○會○場○之○發○達○良○由○於○此○  
入○場○久○戲○不○停○演○環○顧○四○周○皆○純○然○爲○戲○園○之○布○置○人○之○入○皆○購○  
入○覽○券○窺○其○券○面○則○竟○刊○某○某○大○戲○園○名○噫○余○誤○矣○余○誤○矣○余○誤○  
入○妓○院○矣○余○之○化○身○今○在○戲○園○耳○安○有○所○謂○教○育○會○者○豈○余○之○化○  
身○亦○能○成○夢○耶○然○明○月○當○空○果○非○夢○也○余○知○之○矣○余○所○謂○教○育○會○  
事○務○所○者○妓○院○耳○余○所○謂○女○會○計○者○妓○女○耳○余○生○以○來○從○未○入○妓○

院。今。乃。爲。老。人。所。愚。老。人。乎。汝。真。狐。耳。此。時。各。種。欽。佩。德。人。之。心。悉。變。爲。忿。怒。片。刻。卽。坦。然。蓋。余。意。本。謂。世。界。無。真。實。事。也。

忽聞隔座有人談論。若講一奇事者。諦聽之。一人曰。人生多活一歲。所覩之奇事。誠不可指數。今日者。某旅店忽斃一客。面色如生。無絲毫病態。其人昨夜來。活潑無恙。惟餐畢卽睡。囑主人勿至其室耳。今日旣午。主人不見客出。乃破門入。則其人已斃於床。警署派官醫驗視之。咸莫識其病。但謂腦中空。無所有。神經系之全部。全行失去。聞將列尸於陳尸所。醫亦請之於官。將剖解而窮究之。余聞之大驚。客所談者。非我而誰。余一時貪覘老人之蹤跡。遂忘其身。在旅客中。今者官且驗尸。尸且陳列。醫士且請剖解矣。一經

剖。解。則。我。之。化。身。將。何。所。歸。束。不。禁。大。懼。忽。忽。舍。老。人。而。出。戲。院。之。門。

柏。林。爲。世。界。第。三。大。城。層。樓。傑。閣。狀。如。蜂。房。通。衢。四。達。密。若。蛛。絲。余。初。來。此。路。徑。未。熟。又。從。老。人。行。轉。折。而。來。竟。不。知。旅。店。之。所。在。神。經。恍。惚。莫。知。所。向。祇。擇。人。聲。熱。鬧。處。行。到。處。見。電。燈。閃。爍。市。肆。林。列。莊。嚴。之。警。察。危。立。於。通。衢。失。道。者。固。恃。之。爲。鄉。導。余。則。化。身。高。飛。於。空。中。化。身。能。見。警。察。警。察。不。能。見。余。余。無。從。而。問。訊。諸。君。乎。諸。君。讀。吾。書。每。羨。余。游。行。之。樂。今。何。如。乎。可。知。天。下。事。局。外。無。不。羨。慕。之。局。中。却。各。有。不。滿。意。處。猶。幸。憶。我。所。居。旅。店。之。街。名。曰。克。令。勿。斯。乃。徘徊。於。街。車。之。側。冀。有。街。車。言。往。克。令。勿。斯。者。余。將。

隨○之○以○往○久○之○街○車○無○往○克○令○勿○斯○者○神○經○益○窘○急○不○可○奈○惜○爲○  
化○出○之○身○不○能○描○摹○之○窘○態○耳○後○於○無○意○中○見○路○角○有○二○人○言○別○  
一○人○曰○君○將○何○往○一○人○曰○往○克○令○勿○斯○余○大○喜○急○隨○之○行○而○其○人○  
又○路○逢○好○友○入○肆○飲○酒○不○果○往○余○悵○悵○無○所○之○私○念○如○此○時○余○身○  
已○解○剖○則○此○化○身○將○永○存○於○空○中○不○知○其○苦○樂○何○若○余○之○化○身○果○  
能○永○附○於○空○氣○之○中○歟○！○能○永○不○凍○餒○歟○！○遇○疾○風○猛○雨○迅○雷○烈○  
火○能○安○然○自○若○歟○！○不○覺○大○悲○忽○見○有○一○馬○車○飛○過○車○中○人○告○御○  
者○曰○可○回○克○令○勿○斯○旅○店○中○勿○他○往○余○聞○之○喜○極○亟○隨○之○去○車○中○  
人○蓋○余○之○同○寓○客○也○

余○不○敢○疏○忽○緊○附○於○車○窗○行○車○駕○阿○拉○伯○之○馬○雄○健○無○倫○蹄○聲○得○

得○其○速○當○疾○於○飛○鳥○而○余○心○志○忤○深○恐○軀○殼○之○被○解○反○惡○其○馬○  
之○驚○常○以○化○身○墜○其○背○馬○受○墜○輒○驚○馳○御○者○大○怪○以○爲○馬○失○其○常○  
性○時○躍○下○控○之○却○不○知○余○惡○作○劇○也○費○時○二○十○分○車○至○旅○店○之○門○  
余○望○見○旅○店○卽○離○馬○車○竭○力○運○動○於○以○太○之○中○一○路○上○余○深○依○恃○  
此○馬○車○惟○恐○相○失○今○馬○車○載○我○至○旅○店○之○門○我○卽○決○然○舍○去○是○猶○  
小○人○得○志○卽○忘○却○向○時○培○植○之○人○事○後○思○之○頗○深○愧○疚○

化○身○入○店○門○急○不○能○待○飛○馳○入○我○之○房○則○見○警○察○防○守○於○門○房○中○  
已○空○無○所○有○昨○宵○安○臥○於○床○之○格○恩○梅○今○已○不○知○所○在○幸○余○誠○驗○  
奇○術○耳○使○余○果○死○者○則○今○日○之○格○恩○梅○已○毫○無○知○覺○舍○世○界○而○長○  
逝○矣○古○來○聖○賢○豪○傑○俱○不○能○逃○過○此○關○蚩○蚩○者○氓○熙○來○攘○往○醉○心○

於功名富貴各循其方針進行不懈愚矣余好爲空論念及余此時之軀殼又不禁大慙豈已入陳尸所耶陳尸所之所在余烏乎知之自戲園歸旅店已歷盡千辛萬苦旣至旅店矣滿望即驅化身入殼還我本來豈知軀殼已他往時間至迫促路徑至模糊奈何奈何我從此恐無回生之望夫此齷齪昏濁之世界身處其中本無樂趣余去之亦良得然試驗不多成績不著化身能永久自由與否尙未可知一念及老母在家更悲楚不自勝使余家無老母則此時之余已無挂念世界亦更無念我之人我亦何必不死然今日之死初未嘗預備世間未了事正多更何忍增老母之痛苦無已余其速入陳尸所乎天下事持以堅忍強毅無不濟余其



速○運○化○身○出○旅○店○之○門○以○探○訪○陳○尸○所○之○所○在○然○冒○昧○以○行○又○無○異○探○險○於○北○極○欲○覓○得○新○陸○地○也○

志○既○決○將○出○發○忽○聞○履○聲○雜○沓○一○警○察○官○偕○三○數○人○入○我○房○此○三○數○人○者○當○爲○偵○探○耳○警○察○官○之○來○此○當○爲○覆○勘○余○屋○余○行○又○因○之○稍○遲○聞○警○察○官○告○諸○人○曰○頃○克○萊○飛○君○來○此○已○勘○視○一○周○諸○君○覆○視○畢○即○偕○往○陳○尸○所○何○如○衆○人○唯○唯○余○思○此○數○人○者○勘○視○畢○將○往○陳○尸○所○則○余○尸○或○未○解○剖○余○盍○隨○之○往○與○其○東○西○亂○走○莫○問○迷○途○無○如○少○安○毋○躁○資○人○導○引○乃○俟○之○於○窗○檻○警○察○官○導○諸○人○入○四○圍○勘○視○大○者○無○論○矣○即○細○如○塵○芥○之○物○亦○詳○細○攷○察○屋○頂○及○四○壁○之○板○咸○以○物○試○其○虛○實○耳○目○所○及○盡○筆○之○於○簿○久○之○諸○人○竊○竊○聚○議○

蹙額不知所指。旋告警察長曰：「房屋四周實無痕跡，可尋其人自斃耳。無他故。然頃據克萊飛君言，其人又不類病死者。此案良不可解。余此時深佩德警察之周到。然遇我如此之奇案，終束手無策。諸君乎？格恩梅累汝苦矣。余素惡偵探之探人隱秘，侵人自由。今爲余所窘，不禁大快。」

斯時警察官已偕諸人出。余急隨之。迨出門，則警察官與各人分道去。卽諸偵探亦取徑各別紛紛散去。余大失望。警察官不嘗云偕往陳尸所乎？今乃分道散去。豈德之官場亦言而無信者？余此時莫知所從。後思往陳尸所之言，爲警察官所發。遂緊隨警察官以行。噫！警察官果不欺余也。馬車飛駛，竟直達於陳尸所。車甫止。

見旅店所見之諸偵探亦先後至余乃知頃之分道行者恐惹勞人之眼目亦警察之慣例也

幸哉幸哉余之化身竟未解剖也化身隨衆人入室見余之軀殼挺然僵臥毫無損傷急欲將化身驅入後思余身既未解剖一轉眼間即可自由行動曷不稍俟於旁以覘後來之舉動此時余恐懼全消戲向余之軀殼而告之曰軀殼乎別一日矣君無恙否余覓君踪跡久今幸晤然余諄諄詢君君乃瞠目不我對母乃慢客言次又不禁自笑其痴諸偵探入室即向余體診視久之不得解決旋有一年老者告警察官曰據旅店言死者爲意人勸視其旅店之房無絲毫破綻今審視之肢體又不類爲病死醫士言則謂

其神經盡失。邇來大奸巨慝。恒能發明毒劑。以死人。使人莫測其故。即柏林一區。以綠氣針刺腦。而斃人者。已三見矣。此案得母類。是余聞此言。益覺科學發達。非世界之福。一般飛艇炸彈。國家視爲利器者。實皆殺人之具。殆所謂智識愈進。步道德愈退。步者。歟。年老之偵探。又向警察官言曰。余等學力不足。辦此事。或須多費時日。余此時。又大笑。戲謂之曰。縱竭汝畢生之腦力。亦不足以了此奇案。乃猶不肯直認。爲無此能力。祇諉之於多費時日。噫。汝技窮矣。時警察官問諸人曰。此事將何若。老人曰。依我之見。此事非得私家偵探摩斯第二來。恐不得解。警察官曰。然乃發電召摩斯第二。余亦夙耳摩斯第二。名乃駐化身於尸旁。俟其蒞。至逾二時。

私家偵探摩斯第二至矣。衆人起立迎之。摩斯第二入先詳審警官。察以死狀。繼又周視。余身迴顧諸人曰。列位之意見何如。年老之偵探。仍代表衆人。告摩斯第二曰。余等之意。以爲此人遭謀殺耳。摩斯第二曰。諸君何所見而云然。老人曰。旅店無所覩。檢視其肢體。又不類病斃。故有此意。然不敢決也。先生高才。必有所見。摩斯第二曰。唯唯。操斯業者。成績之良否。視腦系之粗細。此事實有端倪。可尋。但諸君未見到耳。然出事之處。却不可不察。君其與我偕往。遂與年老者俱出。衆人則寂然無聲。面有慚色。噫。余謂此摩斯偵探者。亦盜竊虛名耳。此事安有端倪。可尋。彼大言欺人。甯料以太中尙有格恩梅之化身。已窺破其奸僞耶。

又逾二時而摩斯第二復至於陳尸所洋洋有自得之色告警察官曰諸君謂旅店無所覩其實妄耳余審視之却有許多證據可證明其服毒自斃者彼餐罷即臥戒主人勿至其室亦一證也惟其所服之毒劑實異於常品余約畧聞之意大利新有發明之毒質曰殺人酸此人所服者或即是物事至離奇大難探索不能預計其破案之時日余竭力爲之當終有勝利之希望耳又自語曰余之探事百不失一此事當亦易了警官曰先生大才敬以此事奉託余當即將尸入殮先生已勘視無誤乎摩斯第二曰無誤無誤

余素耳摩斯第二名今見之亦奸猾之偵探耳遇此不可思議之

奇○案○其○議○論○故○異○於○衆○以○壓○倒○儕○輩○隨○口○敷○衍○以○自○眩○其○本○領○之○  
高○不○能○限○日○破○案○一○語○措○詞○何○等○巧○妙○一○年○也○十○年○也○百○年○也○無○  
非○不○可○限○之○時○日○耳○吁○汝○業○素○爲○余○所○惡○余○今○將○敗○汝○術○矣○急○驅○  
化○身○入○軀○殼○發○言○應○摩○斯○第○二○之○聲○曰○無○誤○無○誤○果○無○誤○

高○談○雄○辯○目○無○餘○子○之○摩○斯○第○二○聞○余○言○斗○然○無○人○色○其○他○亦○相○  
顧○驚○愕○不○知○所○措○警○察○官○顧○摩○斯○第○二○曰○先○生○所○言○！○何○如○！○其○  
人○甦○矣○諸○偵○探○亦○相○謂○曰○此○事○實○有○端○倪○可○尋○但○吾○等○未○見○到○耳○  
摩○斯○面○赤○如○火○首○俛○不○可○仰○余○亦○故○作○驚○異○之○態○環○顧○衆○人○曰○此○  
何○地○諸○君○爲○何○如○人○余○方○濃○睡○諸○君○乃○曉○曉○余○側○使○余○睡○不○甯○甯○  
非○怪○事○警○官○趨○余○前○謂○余○曰○汝○果○何○疾○余○曰○睡○耳○警○官○曰○惡○是○何○





言甯有熟睡三十小時而始甦者。余曰：法律中有不許人連睡三十小時之條乎？若無之，余固可睡耳。余與人競走，自分伊斯至柏林，余好勝，晝夜趲程，屢失睡眠。故一至柏林，倦極而酣睡矣。警官曰：旅客中醫士診視，反覆汝身，汝不覺以馬車載汝身至此。馳驅十餘里，汝又不覺世界甯有此呆睡者。余曰：止汝何言？汝所言之此何地？警官曰：陳尸所耳。余大噪曰：野蠻哉！柏林之警察，余請問君致生人於陳尸所，據何法律？余將延律師控汝於法廷。警官曰：汝實死耳。醫士驗汝，謂汝神經全失。偵探視汝，謂汝遭人毒斃。余曰：止。止。神經全失之人，今何能言？遭人毒斃之人，今何能起？汝德之醫士之警察，術自疎耳。累余完全之生人，負此死人之雅號。大

謬○大○謬○使○此○事○出○於○羅○馬○則○我○意○大○利○警○察○之○學○力○早○能○辨○余○爲○  
睡○着○安○有○若○此○之○鹵○莽○哉○

時○警○官○大○慚○摩○斯○第○二○則○已○遁○去○余○乃○謂○警○官○曰○余○不○幸○遭○長○官○  
之○抬○舉○使○余○入○陳○尸○所○今○甦○矣○長○官○猶○將○拘○留○余○身○於○此○歟○警○官○  
曰○是○何○敢○余○深○悔○孟○浪○開○罪○於○君○幸○原○恕○請○君○即○乘○警○署○之○馬○車○  
回○旅○店○余○忍○俊○不○禁○謝○曰○無○勞○駕○車○余○願○步○往○遂○別○警○官○出○至○陳○  
尸○所○之○門○余○故○遲○徊○於○門○側○熟○視○闔○者○闔○者○怪○之○亦○熟○視○余○大○呼○  
曰○若○非○某○旅○店○移○來○之○尸○乎○鬼○鬼○奔○而○走○余○一○笑○出○門○化○身○來○時○  
之○路○歷○歷○在○目○遂○循○之○而○行○沿○途○猶○聞○人○有○議○論○余○死○事○者○奇○矣○  
至○旅○店○入○門○門○者○大○驚○報○主○人○主○人○出○瑟○縮○不○可○狀○余○亦○直○視○不○

發一言主人益駭旅店之人咸來集視圍余作一大圈無敢逼近者余此時不能再忍失聲大笑復以告警官之言告衆人衆人始釋然爭爲余慶主人導余入房防守之警察余亦令之去余入房安坐回思一夕之經歷已亦拍案稱怪事呼主人備餐飽食畢又偃然思臥矣乃戲謂主人曰余又將睡幸主人見憐勿告之警署復令余安臥於陳尸所也主人亦笑曰唯唯客即臥至一年余亦不敢驚動余乃睡明日余盥洗方畢僕歐持名刺十餘人視之則各報館之記者也不得一接見之皆訪問余昨宵事且探囊出今日之報示余報記余事甚詳且繫以按語曰是人也殆爲電學家挾術而來游戲世間耳其詳當探明再載余笑曰余意入利

之農夫耳。安知所謂電學者。諸人復殷勤叩余。余卒一笑置之。諸人遂散去。及晚間報出。又詳記與余晤談事。詞中認定余爲電學專家。謂余秘惜其術。不肯示人。於是好事者咸來訪余。喧闐終日。戶限爲穿。余不勝其煩苦。卽偶游街市。路人亦屬意余。見余輒指畫以告人。余念此地不能久居。遂決意舍此而往俄羅斯。俄羅斯者。虛無黨之出產地也。虛無黨之勢力遍於全國。虛無黨之名譽震動寰球。虛無黨之法律神聖。不可侵犯。幼時嘗讀虛無黨之說。部深佩其深沉勇毅。慘淡經營。今至俄國。必先考察其內容。以證余平日之所聞確否。

車發柏林。經日劑革。Danzig過哥尼斯堡。Knigsberg入俄境。至

俄之舊都莫斯科。莫斯科者虛無黨之根據地也。余擬下車。忽見有分布傳單者。視之。則大製造家瓦赤。將於月之二十八號。試驗其新發明之空中探敵燈。於聖彼得堡。邀各國人往觀。余心頗爲之動。遂更易車票。向聖彼得堡進發。聖彼得堡。俄新造之都也。余入境。見其兵隊林立。警察森嚴。防民甚於防敵。客甫下車。即有服警察裝者。出手簿詢余。來歷詳且盡。吁。俄帝亦愚矣。百年如轉瞬。民不樂專制。則即當予以自由。民苦於苛政。則即當待以寬厚。何必逆人之性。惹起風波。至尊之皇帝。反若坐於針氈之上。閉鎖之令。縱嚴近帝十步者。即銃殺。然彼得第三卒斃於毒刃之下。余入旅店。警察之盤詰。復如是。晚餐既畢。詢店之執事者曰。瓦赤先生。

居何處。子盍告。余執事者曰。客欲訪瓦赤先生乎。東去數十武。有三層樓聳峙於街角者。卽瓦先生居也。客如往。余當使人爲導。余曰。余初來此。不勝疲憊。今宵當早睡。余遂入房。

將就寢。履聲閣閣。忽有客至。余起。迓之。客名澈虹。居於余之鄰房。當地之偵探也。幼時生長於意大利。聞余爲意人。故來談。殷勤問故鄉近事。相得甚歡。至十時始去。余臥於床。輾轉不能成寐。壁間之時計。往來作響。更煩懣不可解。無已。余其仍運化身出耳。余此時先與軀殼約。黎明卽返。決不敢再有差池。再開柏林之笑話。余初來俄都。心無所主。此時之化身將何往。躊躇久之。念余之來。俄都爲觀瓦赤之試驗耳。無已。吾其詣瓦赤之家。化身東去。飛越層

樓早至於瓦赤之室。室坐一人。意即瓦赤也。觀之年約四十許。目光敏銳。貌甚豐都。方檢閱日報。意殊得甚。鈴聲響處。有一僕入。風塵滿衣襟。狀似自遠方至。已奔走數十里者。低聲告瓦赤曰。事不諧矣。瓦赤努目直視。詢之曰。若作何語。僕曰。彼拘執甚甯。死不肯簽字。瓦赤曰。若曾以性命之危險說之乎。僕曰。說之。彼願死耳。瓦赤曰。現仍繫之地。窖乎。僕曰。然。手足盡繫。口亦塞棉。可無虞。瓦赤曰。余即往視。如不從者。撲殺之耳。何暇絮絮與彼講條約。遂持外衣出門。僕亦隨之。余覩此狀。一個悶葫蘆。無從打破。遂亦附於僕之肩。隨之俱往。沿途竭力辨認其路徑。蓋恐又蹈陳尸所之覆轍。不辨方向。黎明不得反旅館也。

瓦赤主僕出門向東去。初猶行於熱鬧市街。繼入小巷。轉折至於荒僻之地。主僕皆健步履。橡皮靴行於草地。寂然無聲。行十餘里。至一別墅。竹籬茅舍。狀至幽閑。瓦赤推門入。犬迎吠。僕以手止之。犬搖尾引去。瓦赤入。僕爲之掩門。瓦赤至一室。啓其電燈。室洞然。僕亦入。瓦赤謂之曰。事不宜遲。余入地窖。汝可俟於門。防萬一之變。苟不聞余呼者。若勿入。僕唯唯。瓦赤乃以足頓地板。板忽陷。瓦赤偃身入。余急舍僕人而隨之。窖甚黑暗。瓦赤則坦步而前。若甚執習者。經四五曲折。而至於窖。窖隅有呻吟聲。余視之。則見有一人者。手足反繫。困於一隅。噫。此何人者。瓦赤乃虐之。若此。余大憤。其人見瓦赤入。搖頭示意。乞瓦赤鬆其縛。瓦赤探囊出手槍。擬其



腦告之曰汝苟聲張者彈即入汝腦乃去其口中之棉其人謂瓦赤曰余發明之空中探敵燈圖汝既久假不歸今又困余於此汝欲何爲甯不懼上帝之降罰瓦赤曰克勞休汝休妄想吾之僕不嘗明以告汝乎汝能從吾言則使汝出耳不然此審者卽爲汝葬身地矣其人曰狼狠汝敢殺我乎我至死不能遂汝願瓦赤曰子愚矣子以爲此事者必待子許諾始可實行無阻乎誤矣燈已製成久明日將按圖以試驗各報紛載其事瓦赤之名已賴汝之力布滿於寰球汝困於窖中祇坐視余功名遂耳其人聞之大悲泣曰狼狠余發明此燈畢生之心血盡矣汝乃竊吾圖以成名余甯死耳瓦赤曰汝有智當勿來此既來此安有合浦珠還之望哉

其人曰狼狼汝以馬車來。迓謂與余談此圖之價值。甯料至此。卽遭汝困害哉。狼狼吾欲食汝肉。瓦赤曰汝宜三思。苟允我請者。祇一舉手之勞耳。汝卽可自由返里。不允我請。汝終死耳。汝宜思之。其人曰狼狼。余甯死耳。一身之精力。盡於此。余苟簽一字者。余終無望。與其見心血團成之新器。爲他人造事業。肝腸迸裂。無如早死。爲愈。瓦赤曰。余性仁慈。暫不殺汝。假汝以四小時之忖度。苟黎明而不允我請者。汝腦碎矣。遂置其手槍而去。其人則淚如泉湧。手足顫動。吁曰。余發明此器。以爲可享無窮之幸福。今已矣。余此時大憤。神經震動。異常。知所謂探敵燈者。乃此人所發明。瓦赤竊取其圖。復誘而囚於地窖。今者如法製成。且將試驗。從此瓦

赤之名將永傳於不朽甯知此眞發明家者已奄然一息將斃於黑暗之地窖中乎古今來偉人碩士具此蛇蝎伎倆殺人以成名者當正不少噫克勞休苦矣半世之經營卒以召地窖之苦然如瓦赤者奸惡又烏可赦汝謂作事秘密杳無人知明日將達汝之目的上帝鑒汝命余來此管教汝殺人之巨奸入聖彼得堡之牢獄耳

急運化身出窖循故路而返旅舍入房即驅化身入軀殼披衣起叩澈虹之門澈虹方在夢中聞聲驚起余告之曰有人焉將爲人謀斃於地窖中子盍往救澈虹曰在何處余曰在離此十餘里之荒野中澈虹曰子烏知之余曰余目覩不汝誑也澈虹曰子臥於

牀十數里外之事。子烏能覩。余急曰。余實見之。余之神經見之耳。澈虹曰。子之神經見之。則子夢耳。余益急曰。子知我爲何如人。澈虹曰。子意大利人耳。余曰。意大利人。意大利人耳。子嘗見前數日柏林之報乎。澈虹曰。見之。余曰。見有電學家挈魂出游之事乎。

虹曰。見之。未敢信耳。余曰。所謂電學家者。即余是也。余能挈魂出游。今日余魂出。見有謀殺之案。將與子共捕之。澈虹曰。吾將告於警察署。余曰。事急矣。恐不能待。澈虹曰。費時五分耳。遂打電話至警察署。

此五分時中。余又略以所見告澈虹。澈虹約束其行裝。挾手槍一。利刃一。余亦挾一槍。須臾。警察署派二人至。余急促澈虹行。余爲導。

飛步於前。澈虹及二警察隨於後。余行惟恐不速。一念及地窖中。恐克勞休已被殺。時惡。余兩腿不健。逾時至於瓦赤之墅。余告澈虹曰。叩門則事敗。蓋破門入。門本不甚堅固。澈虹以利刃斫之。門遂闢。余告澈虹曰。見人輒捕。勿令聲張。使真犯逸也。澈虹曰。諾。余乃導衆人入門。人各出手槍自衛。見僕人方逡巡於門側。余出其後。急掩其口。僕人力猛甚。反手毆余。余力幾不能支。幸警察來助。僕人乃就縛。塞其口。拋於草地。令一警察守之。入屋不見瓦赤。余乃導衆人入窖中。見瓦赤方持手槍逼克勞休。許諾。余等足音至。微然在窖中。聲不外散。瓦赤已聞之。遂反槍擬余。余趨而前。瓦赤之彈遂虛發。而余之槍亦砰然發。中瓦赤之胸。瓦赤倒於地。澈虹

縛之。遂將一千人。送至警署。瓦赤之奸。於是大明而克勞休。遂借瓦赤製造之燈。試驗於聖彼得堡。

事後。余深悔多事。而報紙喧傳。訪余者。又接踵至。余遂啓程至莫斯科。訪虛無黨之真相矣。既抵莫斯科。旅店無事。思欲探虛無黨之內容。而不得其術。虛無黨之舉動秘密。警察欲捕之。且不可得。余初來此。更無從直窺其奧。運化身。出游。余之能事也。黔驢技止此耳。舍此安有他術。然欲探虛無黨之真相。非旦夕可了。余身處於旅店。挈魂出游。歸期不可必。前車可鑒。危險大可寒心。然則欲窺此秘密之社會。必先覓一秘密之地。以容余秘密之身。乃逐日出游。訪求安身之地。南北東西。隨意所至。歷半月。無所得。一日行

稍遠見一山。山麓有農家三四。余緩步而上。至半山。荒草支蔓。徑不可辨。乃息於石。拾投瓦片爲戲。忽聞鏗然有聲。一瓦片深入草際。不可見。於是將荒草撥開。草盡見一洞。洞僅方丈。可容一人。居余大喜。以爲得藏身之所矣。乃偃臥其中。復以荒草掩洞口。而運余化身出。

化身出洞。直趨山巔。空中四望。寥闊無際。忽聞有鼓掌聲。視之。見一人立於半山。輕拍其掌。路旁草中有一人躍出。導鼓掌者行。余戲隨之。二人入一山窟。蛇行而下。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堂窄。咸備如王侯居。二人入以指彈其門。門闕見有人數十。靜坐其中。肅然無聲。室內之布置如會場。而森嚴非他處可比。後二人至者。復數

十人最後一人起立報會長至則見有一人入以巾覆其面入據上坐余見此景象胸中瞭然知此爲虛無黨秘密集會之所但會長爲何如人以巾蒙而不露真相殊令人煩懣乃許我化身入其中則見此會長者一二十許之少年耳面目姣好如美婦人縱觀之頃化身往來於面部不覺觸其鼻孔會長大嚏嚏力猛竟彈余化身於巾外旋見會長起立言告大衆曰諸君乎今日得調查部之報告政府已探得吾黨中人之名於敗斯可靈愛特勒乾恩四君尤注意今開此會議爲密籌對付之策而使四君知所防禦以余意觀之四君仍宜居此城中勿他逸蓋聞政府已密布警察於境外諸君出奔適受縛耳時有會員起立提議派人行暗殺會長



曰。母。然。母。然。事。之。迫。切。者。當。以。鎮。靜。出。之。諸。君。此。時。有。所。舉。動。適。觸。其。鋒。耳。不。可。不。旋。又。提。議。各。支。部。之。報。告。事。良。久。始。紛。紛。散。去。

會。長。最。後。出。余。隨。之。行。將。至。熱。鬧。市。街。會。長。去。其。而。巾。乘。馬。車。直。抵。警。察。署。噫。異。矣。警。察。署。者。欲。捕。虛。無。黨。者。也。而。虛。無。黨。之。會。長。乃。昂。然。直。入。事。大。可。怪。會。長。至。署。門。守。門。之。警。察。迂。之。入。導。入。一。密。室。鍵。其。門。會。長。起。按。壁。問。之。鈴。別。有。一。門。啟。而。警。察。長。出。矣。警。察。長。之。裝。束。威。嚴。令。人。一。望。而。知。警。察。長。詢。會。長。曰。所。謀。若。何。會。長。曰。諧。矣。敗。斯。乾。恩。可。靈。愛。特。勒。四。人。余。已。警。告。之。使。彼。不。疑。我。又。令。其。勿。出。境。外。使。君。易。捕。警。察。長。曰。敬。謝。君。明。日。將。捕。之。子。盍。

告我以四人之居處。會長曰：是不難酬報之說。何若警長曰：余此事實受政府之嚴令，非若此者。余將解職，故託君斡旋酬金二千磅耳。會長曰：余憐子故作此虧心事，苟黨人知者，余首離頸矣。區區之金不敢拜領。密斯愛克之意如何？警長曰：得婿如子，余復何憾。然子虛無黨會長也。娶警長之女會員，甯能不疑？會長曰：否。余已設詞告會衆，謂余欲藉愛克以探警署之消息，故求婚於丈。會衆大贊成，不余疑。警長曰：既如此，子擇婚期可耳。但子能以全會名册示余，則尤感。會長曰：捕之急，丈之首領甯能保乎？故不如捕此數人以塞責。丈既可保全其祿位，余亦無傷於吾黨，乃出紙一卷與之。

噫。此。一。卷。紙。者。迨。卽。四。人。之。催。命。符。歟。余。初。以。爲。虛。無。黨。者。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秘。密。社。會。豈。知。其。會。長。方。與。警。署。之。長。式。好。無。尤。密。謀。捕。犯。哉。今。會。長。因。欲。得。一。美。婦。遂。賣。其。同。黨。四。人。乎。四。人。乎。汝。寃。死。矣。

余此時之化身。忽顛動不甯。豈心電之感觸歟。急出警署而返於藏身之洞。則見有一惡狼。方嚙余之骸。余亟驅化身入殼。拒之。狼遁去。而余足已受大傷。匍匐下山。雇車返旅店。痛不可耐。明日勉強起行。乘馬車直赴車站。途中見囚車四輛。鐵索鈴鐺。警察簇擁之而去。此四人者。殆卽昨宵會長手中之物歟。余大感喟。抵車站。遂買意大利之車票。附之而行。至家則二兄已相繼染疫死。余困

魂游記

臥於床。無聊甚。乃書其所見如左云。